

确定性的转型与变异

——浅析《哈扎尔辞典》中陶罐的隐喻意义

王立峰

(南京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1102)

摘要: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通常将“确定性”视作文化专制主义或者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谋,并弃之如敝屣。但是,笔者认为在经历一系列话语的阐释与解构之后,“确定性”并没有黯然退场,而是发生了转型与变异,而《哈扎尔辞典》正是符合这种转型与变异的文本。

关键词:《哈扎尔辞典》;确定性;隐喻

中图分类号:I5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2)05-0072-05

《哈扎尔辞典》所描写的乃是哈扎尔人的历史,其中有真实的材料,但更多的是作者的虚构。而这种现实与虚构的结合,为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有评论认为《哈扎尔辞典》重建了一个突然从历史上消失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古代民族的生活、风俗和信仰。描述这部小说的全貌对于笔者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力所能及的一些概括便是:这是一部以辞典形式构成的小说;词条的设置大致以人物为中心;这些人物或多或少与哈扎尔辩论有关;根据哈扎尔辩论时不同的论战者,小说分为三部分:红书代表基督教,绿书代表伊斯兰教,而黄书则代表犹太教。

在这部被称为“21世纪的第一部小说”的作品中,帕维奇投注了其所有的关注,这使得《哈扎尔辞典》成了一座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留给读者无尽的阐释空间。而笔者的着眼点在于小说对于“确定性”的解读——虽然这个话题已经无数次出现在哲学家的笔下,但小说参与这场话语论争的方式不同于哲学,它基本依靠隐喻而非逻辑推论,正因如此,小说才有其存在的意义。笔者在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哲学视野中“确定性”的源头,以此作为参照,显示小说的特别之处。

一、演进的“确定性”

在西方文明历史中,对于“确定性”的偏爱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苏格拉底的哲学或许可以被称作“认知的哲学”,世界在他眼中首次作为一个认知客体,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存在。人类受到激情而非现实利益的驱使,探寻这个完整的客体世界的种种认知难题,而客体世界的“确定性”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确认。然而,认知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存在认知的可能也不意味着拥有认知的能力。因此,“确定性”的神话终有破灭的那一刻。实际上,正是苏格拉底自己首先看到了这一点。在苏格拉底哲学中,对“美德”与“知识”的追问是最常发生的。然而,在多次定义“美德”未果之后,苏格拉底只好宣称美德即是知识。但知识又是什么?知识是对事物的绝对定义,尽管苏格拉底自己承认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于是,苏格拉底所能做的便是宣称他唯一知道的事情是自己的无知,这么做无异于承认“确定性”之不可得。之后,不管是柏拉图还是基督教神学,都有一个先验的“确定性”的存在。在前者那里,是德里达一心想摧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代替了客观世界的理念世界;而在后者那里,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这两者都在小心翼翼地

收稿日期:2012-06-26

作者简介:王立峰(1987—),男,上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维护“确定性”的神话。

现代的欧洲哲学,基本上都可以视作对于苏格拉底的回应,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各种“确定性”的话语。作为它的伙伴与对手,小说的情况又如何呢?关于小说的诞生,我们可以参考米兰·昆德拉的意见:“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像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1]7}

米兰·昆德拉判定“确定性”的缺席促成了小说的诞生,在现代世界^①中,“确定性”已经被放逐,真理分裂成了雪花般飘落的细小碎片,而作为现代世界“映像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变得越来越“暧昧”。如果我们从米兰·昆德拉的生活经历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他对于相对性与暧昧性的推崇。对于一个在“集权世界内度过大半生”的人来说,任何关于“确定性”的话语都会造成杯弓蛇影的效果。

但是现代世界并非全然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是“一个建立在唯一真理上的世界”。^{[1]18}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感觉往往与相对性、碎片化、混乱、无序等字眼相联系,因此,对于小说的描述还有一种与米兰·昆德拉截然相反的版本。这种全然不同的描述来自于意大利作家艾柯,他倾向于认为现实世界是可怕的、不确定的,而我们阅读小说的目的就在于虚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真理,提供了一种令人感到安全的“确定性”。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铺垫以后,让我们重新回到《哈扎尔辞典》本身,看看这部神奇的小说以何种方式突入了这场话语的论争。

二、一只破碎的陶罐

这只陶罐是某修道院一名见习修士收到的一份礼物,他将陶罐放置在修道院内他的密室里。一天晚上,他把戒指脱下放入罐中。但次日早上他欲将戒指取出时,发现戒指已不翼而飞。他一次次将手臂伸进罐内,可就是碰不到罐底。这使他好生纳闷,因为他手臂的长度明显要超过瓦罐的长度。他提起罐子,只见罐底平坦结实,没有任何洞孔或缝隙。他拿来一根棍子,插进罐内,但依旧无法触及罐底,这罐底像是在和他捉迷藏似的一直躲着他。他思忖道:“我置身之处便是我之极限,”于是,他向其导师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求救,

请他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者拿起一块鹅卵石扔进罐内,开始计数。当他数到七十时,罐内传来一声“扑通”,就像有样东西掉进了水里,他道:

我可以告诉你此罐的含义,但你得先考虑一下是否值得。因为当我一告诉你此罐是怎么回事后,对你及其他人来说,它的价值便一落千丈。其实,不管它本身身价如何,它不会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只要我一对你说明它究竟是何物,它原来的功能和价值便全部消失,因此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见习修士对导师的话没有异议,只见后者举起一根棍子砸碎了陶罐。年轻的见习修士见状惊呆了,遂问导师为何要毁掉瓦罐,后者答道:

要是先告诉你它是派什么用的,再将它砸碎,那才可惜呢。既然你不知道它的用途,那就不存在可惜了,因为这瓦罐对你的用处永远是一样的,就好比它没被打碎一样……

事实上,尽管哈扎尔瓦罐消失已久,但它依然在起作用。^{[2]272-273}

从文本透露出的信息中我们得知,哈扎尔陶罐在外形上与普通的陶罐无异,但是内部却深不见底,因此,见习修士怎么也不能用手触到罐子的底部,尽管他手臂的长度明显超过了瓦罐的长度。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关乎这个不可信的文本本身,艾柯告诉我们:“当我们踏进小说林的时候,我们就与作者签下了一纸合约。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例如狼会说话的事实,……”^{[3]81}因为我们接受了与作者的合约,所以我们对某些事物抱以信任的态度,同时又对另一些事物表示怀疑,在信任与怀疑之间,我们又被告知“边界是相当模糊的”。这个解释听上去实在也是“相当模糊”。

接着,艾柯又认为作为“经验读者”^{[3]10}的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展现出部分“模范读者”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被文本塑造的同时,又在创造文本的意义。这一点与帕维奇的意见似乎不谋而合:“只有那些能够以适当的顺序阅读书中各个片

^① 米兰·昆德拉所言的“现代世界”与一般哲学的或历史学的分野不同,他似乎愿意将从塞万提斯时代至今都称为“现代世界”,“后现代”这个字眼也很少出现在米兰·昆德拉的视野中。

断的人才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4]173}读者与文本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一点与我们所论述的帕维奇对于“确定性”的看法之间有着重要关系,此处先按下不表。

现在我们在接受这一个看似不可信、不确定的文本时,可以心安理得一点了。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对于发现——或者说创造文本的意义,读者与作者起着相同的作用,这也意味着文本的意义会随着读者的改变而相应地改变,那么对于这种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文本意义来说,“确定性”将从何谈起呢?

事实上,在当前语境下,笔者不断暗示、假设、寻找帕维奇文本中的“确定性”这一行为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对于“确定性”的强调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文学专制主义——“企图限制意义生成的语境范围或是企图使作品意义生成那无休无止、不断推衍的不确定性过程停止下来”。^{[3]9}为了摆脱这种指责,在下文中,笔者会着重阐释《哈扎尔辞典》中“确定性”的特殊性及其意义。

三、碎片的隐喻

Rachel Kilbourn Davis 说:“总体而言,‘哈扎尔陶罐’是关于知觉与现实在确定客体价值时起的作用,不管这个客体是一个花瓶、一本书或者存在本身。”^{[4]172} Andreas Leitner 则更为明确地表示,《哈扎尔辞典》是“一种认识论的隐喻”。^{[5]155}人类一直盼望着有一种文字可以直接表达事物的本质,显然这种文字并不存在,于是,为了“比字面意义传达更多的内容”,我们只好求助于隐喻。笔者希望借助于对隐喻的分析,关于《哈扎尔辞典》与“确定性”之间的种种关系能得到更进一步的阐释。

哈扎尔陶罐被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用棍子击碎,变成了数不清的碎片。这一行为很容易被我们理解成这样一种隐喻:完整的陶罐象征着“确定性”,导师的棍子可以看作现代知识或技术手段之类的东西。于是,整个行为就可以解释为在现代知识与技术的压迫下,“确定性”被击碎了,成了数不清的小碎片,消散在文明的历史潮流之中。吊诡的是,现代科学总是在追求秩序与确定性,其结果却导致了当代社会却越来越走向混乱与无序。

在罐子被打碎以后,罐中的那枚戒指也不知所终,虽然作者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戒指是对文本意义的隐喻,考虑到陶罐的隐喻对象,此处的文本更多地是指自然文本,而非小说文本。因此,戒指的消失便可以视作意义的不可复得,遗失了自然文本的

意义。按照德里达的理论,自然文本的意义便是原始的言语,而“最初的言语在自我显现的最深处被理解为他者的声音,被理解为命令”。^{[6]23}基于这一点,文字有了好坏之分,好的文字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坏的则是人工的、来自肉体的。这种区分在德里达看来是对“神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保护,是防止逻各斯中心主义遭到文字的瓦解,……”^{[6]24}现在,既然自然文本的意义遗失了,自然律灰飞烟灭了,那么神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将不复存在,我们将迎来一个纯然平等与充满各种可能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性”将走向何处?

除了以上宏观层面上的隐喻关系——陶罐对应“确定性”,戒指对应自然文本的“意义”。具体到文本层面,还存在着另一层隐喻——陶罐对应文本叙事,戒指对应小说文本的“意义”。这种隐喻关系也不难理解,《哈扎尔辞典》作为一部辞典体的小说,其词条之间的线性联系十分薄弱,读者并不需要从头至尾依次读来,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发现这部小说共有二百五十万种不同的读法。因此,打碎陶罐这一动作就相当于打乱阅读的顺序,在读者一次又一次试图接近、阐释小说的意义时,文本总是不厌其烦地拒绝我们。而那枚意义的戒指总是在看似触手可及的地方又突然消失不见。这就是本文层面的隐喻,表面上这种隐喻也指向了“不确定性”,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

面对这双重的隐喻结构,我们似乎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到目前为止,《哈扎尔辞典》显示的都是其不确定的一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之前的阐释中,我们只是将碎片当作陶罐隐喻的附属物,当作可有可无的衍生产品。而现在,我们将赋予它与陶罐或者戒指相同的地位,如此一来,情况会变得好很多。虽然“确定性”(陶罐)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破碎了,但是它的碎片为什么不能依然以完整的个体的面目出现,各自承担起“确定性”的重任呢?

Tomislav Z. Longinovic 的文章^[7]主要考察了在后现代语境下帕维奇的小说与混乱理论的关系,他倾向于认为“确定性”与“稳定性”已经为“不确定性”和“自我创造(self-creation)”所取代。笔者部分同意其观点,但始终认为后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创造”与“不确定性”并不一定要归入同一阵营,相反“自我创造”对于更新“确定性”的内涵同样意义重大。

如果将陶罐看成对自然文本的隐喻,那么碎片就是自然中的各个向度。破碎的陶片散落在地上,就像各种混乱的、时而相互排斥时而又相互指涉的

理论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每一个理论自身都是一个自足的空间,出于对宏大叙事的敬仰或排斥,在当下语境中各自占山为王。而把这些不同向度的理论置于宏观的历史潮流中考察时,它们有没有可能表现出一种规律性呢?就像普里戈金“耗散理论”中论及的“整齐的混乱”。

有论者以为,在当前语境下,“确定性”即使没有彻底消失,也已经日薄西山,这一点笔者无意否认。但是如同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一样,“确定性”这个概念本身也经历了一次转型与变异,它现在的内涵与苏格拉底开创的那个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宣称“确定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我们在单独考虑陶片本身的隐喻意义的时候,已经发现“确定性”并没有被放置在历史的献祭台上,而是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面孔,“确定性”并没有全然消失,只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至于它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继续顶着“确定性”的帽子,那只是因为它的本质没有变化,只是组织方式发生了改变。正因如此,笔者仍然沿用“确定性”这个名称指称这个新的概念。在笔者看来,新的“确定性”不再强调终极意义,不再追求唯一的普适性真理,不再坚决排斥混乱与无序;相反,它现在更重视个体的价值,看重个体所表现出的意义,以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种话语的争论,时刻关注它们的发展进程,在此之后,它期待而非强迫这些话语在总体上达成一种具有相当组织性的结构,至少拥有同样的目标。

《哈扎尔辞典》绿书部分有一则关于阿丹·鲁阿尼的故事,阿丹·鲁阿尼是一个巨人,是亚当之前世上排位第三的天神,出于某种忧虑,丢掉了原来的排位,成了排行第十的天神。这个天神据说是人类所有梦的集合,因为,“他思考的方式和我们做梦的方式一模一样”。^{[1]135}于是,人类的一切努力便在于“把细小零碎的东西合为一体,就像人们每每说到的《哈扎尔辞典》,其最终目的也是集中所有这些书籍,以便在世间重新创造阿丹·鲁阿尼的巨大肉身”。^{[1]135}

在黄书一则题为《亚当·喀德蒙》的故事中,我们会读到的则是这样的文字:“哈扎尔人在梦里看见了字母,他们通过那些字母探寻人类始祖亚当·喀德蒙,他集男人与女人于一身。哈扎尔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字母,每个字母都代表了亚当·喀德蒙肉身的一部分,这些字母在人的梦里排列组合,并将生命赋予亚当之躯。”^{[1]194}根据合罕的自述,他收集这些字母以及前人的字母,是为了写

一部书——《哈扎尔辞典》,“此书将是亚当·喀德蒙的肉身”。

在补编中,这个故事又以第三种面目出现了,在这里亚当的躯体由阴阳两种时间组成,随着其子孙的繁衍,亚当的躯体不断膨胀,最终解体。亚当之魂随之迁移到了每一个后人之上,因此,哈扎尔人的辞典“更确切地说是由一系列不知其名的人的生平组成,那些人在获得启示的刹那间,成为了亚当之躯的一部分。……要是把所有获得启示的刹那间收集起来,便可得到人世间的亚当之躯……”。^{[1]293}

在这三个相互指涉的文本中,我们都被告知是某个天神或者人类祖先的子嗣,并且借助某种方法可以重新拼合成原先的那个整体。笔者愿意相信那个亚当或者阿丹是对于“确定性”的隐喻,它虽然破碎了(不管是主动或是被动的),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作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于是,重获“确定性”的道路变成了一种个体超越,一种“自我创造”。“每个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成为亚当之躯的一部分”,^{[1]293}在经历了对于时间、梦、语言的种种思考之后,人类在某个特殊的时刻,达成了自身的“确定性”,进而重组了某个系统、某个自然文本的“确定性”。

考虑到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知识与科学的范式不断更新,关于系统的认识也与过去截然不同——“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系统都不再是壁垒坚硬的结构,它们已经成了一种不断演进的与动态的组织”。^{[4]189}“确定性”这个巨大的系统自然不能免俗,在经历了各种话语的阐释与解构之后,它已经不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固态结构,现在“确定性”的概念本身就处在动态的过程中,而不再是静止不变的,如同《哈扎尔辞典》这个小说文本一样,其意义始终处在读者与文本的一个互动过程中。Longinovic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帕维奇)小说中的隐含的秩序并不为任何‘外部真实’的确定性,或者文本自身内在的连贯性所保证,它包含在阅读的过程中”。^{[7]185}因此,笔者愿意相信《哈扎尔辞典》有意无意中实践了“确定性”的这个新内涵。

置身于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往往看不到自身的出路,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人类似乎缺少了可以依托与信赖的价值,由此造成了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的盛行。平心而论,虚无者与犬儒们都是值得同情的,在大众文化日益强大的当下,过分的乐观与快乐有可能被视作浅薄与轻浮,任何意志不那么坚定的人都可能滑向虚无与犬儒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静观其变与自暴自弃

都不是解决之道,而希望建立一种新型宗教的愿望则未免过分的理想主义。当然,将文学视作带领我们走出后现代困境的良方则是另一种乌托邦幻想,但这至少会给我们些许安慰。对于《哈扎尔辞典》的解读便是如此,如果我们从自身做起,积极探寻个体的意义与“确定性”,无数个体的混乱、无序的“确定性”或许会汇成一股合流,带我们走出后现代的困境。然而,无论历史的走向如何,处在永恒演进中的人类都无法退回到过去,等待我们的必然是一个全新的结局。

[参考文献]

- [1] [塞尔维亚]帕维奇. 哈扎尔辞典[M]. 南山,戴骢,石枕川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2] [法]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童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3] [意]艾柯. 悠游小说林[M]. 俞冰夏译,梁晓东审校.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4] RACHEL KILBOURN DAVIS.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as a Khazar Jar[J].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Summer98, Vol. 18 Issue 2, 172 - 182.
- [5] ANDREAS LEITNER.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as an Epistemological Metaphor[J].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Summer98, Vol. 18 Issue 2, 155 - 163.
- [6] [意]艾柯. 诠释与过度诠释[M]. 柯里尼编,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7] TOMISLAV Z. LONGINOVIC. Chaos, Knowledge, and Desir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J].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Summer98, Vol. 18 Issue 2, 183 - 190.

[责任编辑 兰一斐]

Trans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Definiteness ——An Analysis of the Metaphoric Meaning of Pottery Jars 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WANG Li - feng

(Schoo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definiteness is often viewed as a conspirator of the cultural tyranny and logocentrism, and is totally disregarded. However, instead of fading away after a series of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s and deconstructions, it goes through some transition and variation, which can be easily se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Key words: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definiteness; metaphor